



喉吻润，破孤闷

陈娟 文 |

清明前，备干粮，访茶山，问茶讯。朋友介绍，春分前五斤嫩头只做一斤茶，清明前也要四斤嫩头才做一斤茶，茶场白天采摘，晚上开机制作，杀青、冷却、揉捻、理条再手工炒制，最后还要烘焙提香，常常忙个通宵。只因茶事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早采三天是个宝，晚采三天便成草。清明前的茶芽晶莹细嫩，泉水冲泡，小小茶室内芳香四溢。

“新冠”疫情中，有专家提示饮茶可以助人抗疫。卢仝写《七碗茶歌》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……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尤其“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”，对于呼吸道疾患，茶有功用。据说苏东坡偶病，绕西湖一圈，每至一寺院就进去喝一碗茶，一通跑一通喝，病就好了，留下“何须魏帝一丸药，且尽卢仝七碗茶”的名句。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”，可见茶可托意可忘忧。更有四五千年前“神农氏尝百草，一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”。茶，使人清心、沉静、安详。疫中家人都在岗位坚守，独处寒室，除了手机刷屏关注信息，一边深蹲、瑜伽、八段锦地坚持锻炼，一边就在大茶桌、小茶几、圆茶池边读书盘桓，绿茶、红茶、普洱茶、姜茶、花茶、煮奶茶，润喉排毒养精神。

茶，始于中华，最早产于蜀地，秦人取蜀后逐渐移植到全国各地，到西汉见诸史册，三国时代普遍，至唐代盛行，陆羽撰《茶经》，“夫茶之著书，自羽始，其用于世，亦自羽始，羽诚有功於茶者”。中华大地，地大物博，各地都有特产名茶，让

这些地方在人们的心中浸染了茶香，四川的沱茶，成都的峨眉茶，福建的武夷茶，云南的普洱茶，安徽的黄山毛峰、六安瓜片，浙江的龙井，湖南的君山茶，陕西的青茶，藏人的酥油茶，新疆、蒙古人的奶茶，江南碧螺春，宜兴唐贡茶……茶各有各的讲究、做法和好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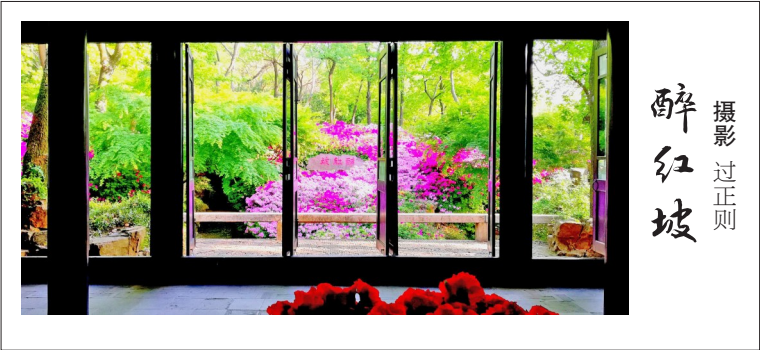
吃茶讲究水、茶、器、火，有“虎丘茶配惠山泉，龙井茶配虎跑泉”之说，又有宜兴的砂壶、景德镇的瓷器相佐，让茶事益发牵东挂西。禅茶一味，“空持百千偈，不如吃茶去”；茶又是历代文人墨客的至爱，有“琴棋书画诗酒茶”，也有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而各家各户带着父母骨肉亲情的家茶，让人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王熙凤有“吃了我们家的茶，就是我们家的人”那热乎乎的茶礼民俗。茶是国人的礼、仪、心、情。

国饮风尚与佛教在唐代一同传入日本，日本茶道独树一帜，透着汉唐文化的渊源。日本茶道的第一道工序是备茶具。茶具分别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撮起研茶的小铜勺是金，舀水的小桶是木，水分两罐，热水和冷水含有阴阳之

义，煮水的炭火是火，陶制的茶盅是土。其中茶具的三遍拂拭，一尘不染，体现日本“和、敬、清、寂”茶道四规，颇有接近宗教的味道。据说日本早期建造的茶室体现的是“高尚的贫穷”，表现的是自然的原初意味，室门高不过三尺，入门须屈膝躬身爬进去，为的是培养人谦恭的美德，室内几近空室，单纯、洁净、朴实，不俗不艳，可避纷扰、庇灵魂。所谓茶道，就是要让爱茶之人的灵魂清净，肌骨轻灵。

有人比喻茶，柴门进得，侯门入得，能绚烂，安平淡。陆游有“汲泉闲品故园茶”的情怀，苏东坡有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的浪漫，郑板桥有“晨起无事，扫地焚香，烹茶洗砚”的平淡。月夕花时，良朋相晤，风雨之夜，故友重逢，更少不了一壶茶情茶义。

家乡父母留下的小茶园，属于较晚发芽的唐贡茶，阳光下紫笋尚如米粒，颗颗都是父母双亲留在人间的爱。采茶制茶将是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小弟最忙碌也是最开心的事情，茶在我家，是对父母永远的怀念，对亲人无限的牵挂。



摄影
过正刚

红花草的魅力

顾模立 文 |

红花草，又名紫云英，无锡又有人称作“草头”。在我们童年的无锡农村，这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植物，尽管有农家专门种植，但大多只用来作为牲畜食物和沤制肥料。由于它的“贱”即其适应性强，对水土肥的要求不高而在当时农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。初春时节，农家缺少青菜蔬菜时，它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绿色蔬菜。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那段非常时期，它还被称作“救命红花”呢，我们和那千千万万同代人就曾经依靠红花草、胡萝卜以及那些更为粗劣的食材做成的菜粥、“解放团子”等替代食物，度过了那波令人难忘的劫难呢！

不过，红花草在我短暂的童年里，却不仅是一种鲜美而富有营养的绿色蔬菜，还是一种充满魅力、蕴含着无穷乐趣的玩物！初春，积雪还未全部消融，正是农家存储的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在家被“禁锢”了很久的孩子们早已脚底痒痒，想到田野里去放纵一下了。于是，不等大人们点头，就自告奋勇地拿起竹篮、斜齿之类家

什，结伴出发了。

大凡这个时候，冬雪还未全部消融，几个小伙伴前后有序地踏在斑斑点点的残雪上，脚底不时地发出清脆的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。田间的小路、田埂旁，嫩绿的马兰头、红花草、棉茧头等野菜早已耐不住冬天的寂寞，纷纷探出头来，这就自然成为了我们这些小伙伴们的采摘目标。于是，大家便纷纷弯下腰来，各取所需，各有所好，不一会儿就把篮子装了个七七八八。自然，还要在红花田里疯玩一番，末了，才互相拍去身上沾满的残雪和泥巴，兴高采烈地回去“邀功领赏”了。当然，红花草最惹人喜爱的是在其开花以后。此前，成片绿毯似的红花草地似乎还默默无闻，但仿佛在一夜之间，便从碧绿的枝桠间挺出了无数小伞似的小骨朵，有白的，有粉红的，也有红白兼有的。不几天，一朵朵小伞似的花朵便争相脱颖而出，占满了整个红花草地，也引来了无数的蜜蜂和蝴蝶等昆虫前来，只见红花草田里蜂舞蝶飞，嗡嗡作响，好不热闹！

自然，这里也成了我们这些小

孩们的游乐场，放学的书包都未回家放下，大家就急切地来到红花草地里。我隔壁有位当机匠的叔公，是个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，虽然已五十多岁了，但他童心未泯，每到冬末春初，他总会为我们几个小邻居扎一些风筝，有圆形的、拖着两条小辫的月亮风筝，有栩栩如生的蝴蝶风筝，他还为自己扎了一条长长的蜈蚣风筝，那风筝由二十多个圆环串连在一起，足有数丈长，放飞时需要二三个大人才能拉起来，光放风筝的麻线就装了差不多半箩筐！放风筝的最佳场地自然就在宽阔的红花草地里，因为已经开花的红花草已接近生命的尽头，不多几天，它们就将被连根割倒，运进灰潭里跟河泥、猪羊粪等一起沤成水稻基肥，所以红花草的主人是绝对不会前来干涉的。于是，每到午后放学或星期天，在那绿毯似的红花草地上空，常常会翻飞着大小不一和各种颜色、各种形状的风筝，并不时传出阵阵的笑声，直到太阳西坠，经大人们再三吆喝，我们才会恋恋不舍地收起玩物，一步三回头地跟着各自的大人悻悻散去。

古屋瓦松

巫正利 文 |

瓦松是一种生长在鱼鳞般屋瓦缝隙里的多肉植物。在位于长江之尾的小城启东乡下，只在吕四老街和南阳老街那些百年老屋的瓦楞上能看得到。

只要长瓦松，就知道那屋子有了些年头。据说，五十年内的房子，长不出瓦松来。

夏日午后，凉风习习，季节邻近小暑，依然没有热的迹象，充沛的雨水染绿了季节，连围墙和屋角那些不起眼的青瓦上的苔藓，都绿茸茸的。老街上的房屋，有一半已被翻建成了楼房，狭窄街道的上空，密密麻麻的电线，冲淡了老街传说中的古旧韵味。只有那些破败的、年久失修、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屋主的一间两间房屋，让人清晰感受到这条街道的古老。

据说，从前老街沿街店铺都镶铺板，如今街面没有了，从前的铺板被红砖替代，沿街的老屋也不知在什么年代，从商铺变成了居家之所。如今，在年轻人进城打工以后，老街极像盘腿于绿色田野间坐禅的和尚，安静得能让人触摸到某种空冥的意境。

说它是古街吧，已没有当街的铺板，那么多凌空电线，不断强化着“现代”主题。说它是现代小镇吧，却有那么几间沧桑百年的残垣断壁在提醒你，这条古街上的每一片青砖都比我的年龄要长几十年。

文字相对于这样一个现状是孱弱的，常常让人感到词不达意、模棱两可。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掺杂着“现代”和“古老”复杂气息的古街的时候，更有拳师被捆绑了手脚的无奈。

可，当我看见老街古屋上密密丛生的瓦松的时候，我能确定，这就不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老街，所有坐化的时光，都在古屋的瓦楞上长成一株株青翠的瓦松。

在这多雨的时节，瓦松吸饱了水分，在一条条瓦楞的缝隙里，长成一片泛着茶黄的绿。矮的，形态像绽放的菊花；高耸的，竟有松塔的韵味，虽只有一拃来高，因高踞屋瓦之上，而多出一份峭拔与高大。

我不懂植物，不晓得瓦松的种子起于何处。只是单纯地觉得，这种植物不俗。不长在湿润多土的大地上，单单生在只有薄薄一层瓦灰的瓦缝里。雨过天晴后，又要耐住屋瓦上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而不枯死。它就是这么一种惯于在“水深火热”中蓬勃生长的植物。

从古街转角处一家罹被火灾的药店瓦砾中，我找到两株瓦松，带回家来，种在花盆里。种的时候就觉得别扭，越看越没精神，它像被招降纳叛的士卒，寄人篱下，只为苟活，无比猥琐。当初见到它时那种喜欢的心情荡然无存。细细想来，是因为给它挪了地方之后，失去了高高的屋瓦，失去了仰视的视角，它便失去了瓦松应当具有的情调和韵味，变得平凡庸俗起来了。

这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关于古街的修缮，有人建议说要修旧如旧，最好把当街的一面墙改成铺板，经营者也穿上古装。对此，我认为以一株瓦松作比，再恰当不过。新砌房屋，无论形式多么古旧，瓦松是长不上去的。一切旧的感觉都可以做上去，唯一做不上去的，是凝聚在器物上的那么深厚的岁月。